倒仓论

经曰：肠胃为市。以其无物不有，而谷为最多，故谓之仓，若积谷之室也。倒者，倾去积旧而涤濯，使之洁净也。胃居中属土，喜容受而不能自歼者也。人之饮食，遇适口之物，饥无过量而伤积之乎？七情之偏，五味之厚，饥无伤于冲和之德乎？糟粕之余，停痰瘀血，互相纠缠，日积月深，郁结成聚，甚者如核桃之穰，诸般奇形之虫，中宫不清矣，土德不和也。诚于中形于外，发为瘫痪，为劳瘵，为蛊胀，为癫疾，为无名奇病。先哲制为万病丸、温白丸等剂，攻补兼施，寒热并用，期中病情，非不工巧，然不若倒仓之为便捷也。以黄牡牛，择肥者买一、二十斤，长流水煮糜烂，融入汤中为液，以布滤出渣滓，取净汁，再入锅中，文火熬成琥珀色，则成矣。每饮一钟，少时又饮，如此者积数十钟。寒月则重汤温而饮之。病在上者，欲其吐多；病在下者，欲其利多；病在中者，欲其吐下俱多。全在活法，而为之缓急多寡也。须先置一室，明快而不通者，以安病人。视所出之物，可尽病根则止。吐利后，或渴不得与汤，其小便必长，取以饮病者，名曰轮回酒。与一、二碗，非惟可以止渴，抑且可以涤濯余垢。睡一、二日，觉饥甚，乃与粥淡食之。待三日后，始与少菜羹自养，半月觉精神涣发，形体轻健，惋疴悉安矣。其后须五年忌牛肉。吾师许文懿始病心痛，用药燥热香辛，如丁、附、桂、姜辈，治数十年而足挛痛甚，且恶寒而多呕。甚而至于庫砂、黑锡、黄芽、岁丹，继之以艾火十余万。又杂治数年而痛甚，自分为废人矣，性工亦技穷矣，如此者又数年，因其烦渴、恶食者一月，以通圣散与半月余，而大腑逼迫后重，肛门热气如烧，始时下积滞如五色烂锦者，如械烛油凝者，近半月而病似退，又半月而略思谷，而捆足难移，计无所出。至次年三月，遂作此法，节节如应，因得为全人。次年再得一男，又十四年以寿终。其余与药一妇人，久年脚气，吐利而安。

又镇海万户萧伯善公，以便浊而精不禁，亲与试之有效。又临海林兄，患久嗽吐红，发热消瘦，性以为瘵，百方不应。召予视之，脉捆手弦数，日轻夜重，计无所出，亦因此而安，时冬月也，第二年得一子。

牛，坤土也。黄，土之色也。以顺为德，而效法乎健。以为功者，牡之用也。肉者，胃之乐也。熟而为液，无形之物也。横散入肉络，由肠胃而渗透肌肤、毛窍、爪甲，无不入也。积聚久则形质成，依附肠胃回薄曲折处，以为栖泊之窠臼，阻碍津液气血，熏蒸燔灼成病。自非剖肠刮骨之神妙，孰能去之？又岂合勺铢捆之丸散。所能窍犯其藩墙户牖乎？窃详肉液之散溢，肠胃受之，其厚皆倍于前，有似乎肿，其回薄曲折处，非复向时之旧，肉液充满流行，有如洪水泛涨，其浮戆陈朽，皆推逐荡漾，顺流而下，不可停留。表者因吐而汗，清道者自吐而涌，浊道者自泄而去。凡属滞碍，一洗而定。牛肉全重厚和顺之性，廓然涣然，润泽枯槁，补益虚损，饥无精神涣发之乐乎？正似武王克商之后，散财发粟，以赈殷民之仰望也。其方出于西域之年人，人于中年后亦行一、二次，亦却疾养寿之一助也。